



古里亞著

薩根的朋友們

左海譯

薩根的朋友們

〔蘇〕古里亞著

左海譯

新文藝出版社

• 1957 •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吉尔奥盖·古里亞的三部曲，包括薩根的春天、可愛的都市、卡瑪三個中篇。

薩根的春天曾榮獲一九四八年斯大林文學獎金，是描寫一位戰士復員回鄉，參加農業生產。他想提高產量，然而這可不是容易的事，因為薩根在叢山中，土質較差，同時又缺乏肥料。但是他開動腦筋，設法利用當地的天然磷灰土作為肥料，使莊稼獲得了空前的丰收。

薩根的人們並不滿足既有的成就，他們知道，要農業永遠脫離落後狀況，提高物質生活，還需要科學的幫助，因此他們派青年出去學習。可愛的都市就是描寫一個青年到莫斯科去投考學校，在首都的一番情形。

卡瑪則是寫一個年輕的姑娘因為受了刺激，立志上城求學，成了農藝師。她想在薩根種植新品種的茶和檸檬，但是農莊主席因與她有些誤會，不贊成，後來她得到上級的支持，終於實現了她的計劃。

全書貫串着一個真理，就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自然環境並不能阻止人們改變農村的落後和貧困。

Георгий Гуля

Друзья из Сакена

根據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54 年版本譯出

薩 根 的 朋 友 們

〔蘇〕古里亞著

左海譯

*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11號

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銷

*

書號 1067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12 3/4 字數 299,000

1956年8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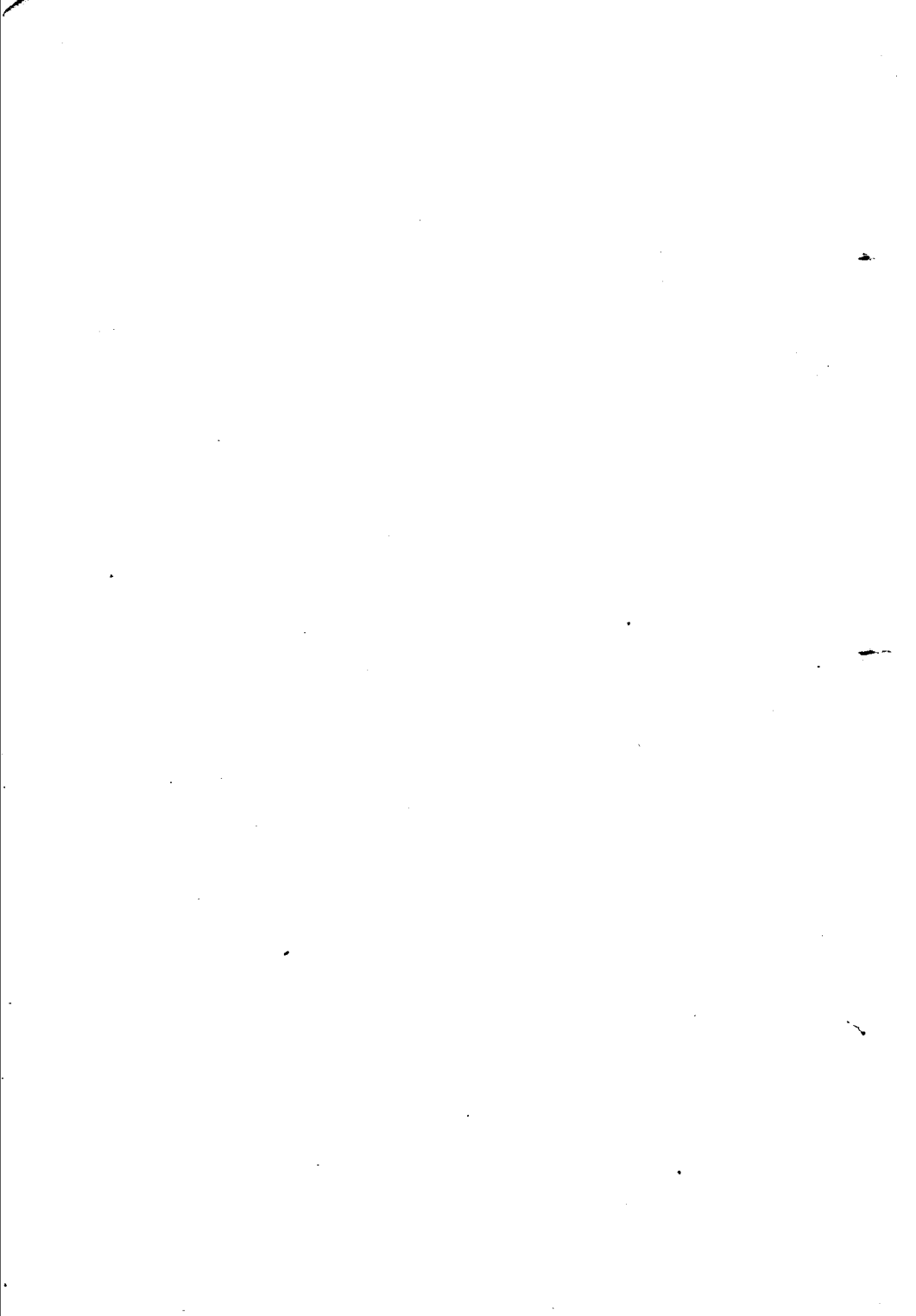
1957年9月第2次印刷

印數 12,001—13,800 定價(6) 1.20元

目 次

薩根的春天.....	1
可愛的都市.....	133
卡瑪.....	259

薩 根 的 春 天



在薩根……不过照我想，你們首先應該知道这个叫薩根的地方在哪兒。你們別打算到世界地圖上去找——世界地圖的比例太小了，放不下这类小地方。（这情况并没有使薩根的居民不安。）要是碰巧看見阿布哈茲的地圖，你們就在东北角上找薩根吧。

大自然好象决心把这个風景如画，而且一定会引人注意的村庄深藏起來似的。你們自己來評論吧——薩根北面給高加索山陡峭的支脉捍衛着，东边是高峻而又陰郁的古阿古阿山，西边是克累奇山，一座狡詐的大山，它怀里老是藏着大塊冰雪以防万一。薩根就象給鉗住了似的。那么你会說，現在只有南边了。可是从南边通薩根的大路上有九重山嶺、八条山澗防护着，——这些障碍一个險似一个。这不是象童話嗎？尽管这么样，薩根依然生存着，繁荣着。

到高加索旅行过的人一定知道克魯霍爾斯基山脊。也知道那条通到海边去的路。这条路蜿蜒在波濤澎湃的古安特臘河和柯陀尔河的高岸上边。在这兒，在古安特臘河流入柯陀尔河的那个地方，旅客們大約不止一次嗅到从山谷里飄來的山風的甜香。那么告訴你們，这山風就是从薩根吹來的。

薩根老早就存在了，傳說从海底开始上升，露出在叫高加索的那塊地方的时候起，就有了薩根。沒有人知道人們怎样到薩根來的，什么东西引他們到來。只有一点是沒有疑問的——老早就有人住在薩根了。

大約四十年前，一个苏呼米城參議会的官員害了肺病，到这兒來过，他來找新鮮的空气和便宜的山羊奶。他在这兒，不費一文大

錢，兩样东西都得到了——居民供給了他。這位官員常常陰沉着臉，不開口——這種時候是很難跟他親近的。有時候他幾個晚上不睡覺，只是坐着，在一本厚厚的記事冊上不知寫些什麼。他跟大家談話的時候，把沙皇跟貴族說得十分不堪——叫你聽不下去。真的，他又驕傲又倔強，現在他却吃了不肯隨和的虧。農民很喜歡他，尽力照顧他。有一天，這位官員看到山里一個石坎。這個發現使他想到古時候的人——極古的時候——挑上這個地方住下來，一定是有理由的。他把這些詳詳細細地告訴了居停主人，居停主人又告訴鄰居。薩根的居民知道很多很多年以前就有人住在這塊紅土上，全非常高興。

不知為什麼，這位官員——他是個聰明人——開始對村庄附近一座灰色的山岩注意起來。他勸告農民把岩上的灰土撒在田地上和菜園里，可是沒有人聽他。在他的遺物中間（那年春天，他嘔血死了），發現了一本手稿，題目是“薩根的天然磷灰土”。這手稿從這人手里到那人手里，傳了很久，最後，人家不管手稿上的字寫得多么漂亮，把它當烟卷紙了。然而手稿的第一頁好久還點綴着薩根一所小屋的牆壁，糊住栗木板上一條裂縫。一個孩子，小屋主人的兒子，背熟了寫在上面的一切，並且牢牢地記住了那個憂郁的患病的官員的話……

老人向吉利·康巴可算是前一世紀薩根歷史的活生生的體現，他活了差不多一百四十歲。他一生中只離開過薩根兩次——一次去找尋他那匹給人偷走的馬，另外一次是上鄰村去給他許多子孫中的一個求親。第一次出去，因為他連人帶馬跌到山谷里，折斷了一條胳膊，第二次他的馬給雪崩壓死了。此後向吉利發誓再也不出村子一步。薩根居民是難得離開他們的山窠的，至於從平原來的客人，那就更難得了。

薩根一直列在官方的農村名冊里，直到十九世紀末年，新的縣

長斯土柯夫中尉到來。這位官吏了解了情況，採納了稅務員的意見（他們不願越過九重山嶺八條山澗來收薩根農民少得可憐的稅款），就決定把薩根從農村名冊上塗去，只當沒有這個村子。幸而行政方面這個斷然的處置沒有引起嚴重的後果。薩根仍舊存在在宇宙中，和世界隔離，它是半開化的，可是仍舊象以前那樣驕傲，那樣難於接近。

這就是薩根的簡史。說到現在的薩根，不得不說老實話，這樣的村子，沒有可以誇口的地方！

您到我們區里來——我們區里的村莊都是差不多的：又大，又漂亮，又繁榮。目前這兒拖拉機比水牛還多。公路上的貨車排得那麼密，開得那麼快，有時彼此緊緊地挨着幾乎要磨擦了。許多集體農莊都有小汽車。總而言之是很富裕的。然而在這麼個區域里——却有薩根這樣的村子！不止一個區委書記為它搔過頭皮——他們全想把薩根搞好，但是不知道怎麼着手。

算了，你們會說，我們別再談薩根了，由它去吧，寫別的村子吧。薩根這樣，薩根那樣，又落後又偏僻——您還談它干嗎呢？這話說來容易——干嗎！如果我是從那兒來的，如果它是我的故鄉，又怎能不談它呢？不是嗎，現在你們也同意我選擇薩根作題材是不錯的了。其他的村莊自有它的講故事的人去講，而且即使沒有人講它們，它們也夠出名的了。

照薩根的習慣，我應該自我介紹。我是生在……該死的薩根！才說開頭，我就不得不為着它在人前臉紅。一個人的生命——誰不知道呢？——是從他出世那天開始的。我什麼時候出世的呢？照薩根人的舊曆本是这样的：我生在日俄戰爭的消息傳到薩根之後六個月。確定戰爭開始和結束的日子是很容易的事。但是戰爭的消息什麼時候傳到薩根的——哪個說得出？不過還有一個線索可以確定這個對我來說十分重要的日子。原來我出世之後四年，

落过一場大雪。落大雪那年是一九一一年。現在來推算吧——戰爭的消息經過三年才傳到薩根，讓出世才幾個月的我听了高兴高兴。

我跟許多農家的孩子一樣，從小牧牛，而且就象大家所說的那樣，向大自然的課本學習。直到蘇維埃時代我才真正讀書識字，那時候我的嘴唇上邊已經開始生出胡鬚來了。

一九三三年我回薩根一次，那時我差不多成為畫家了。那里的人知道我想做畫家，全在好笑。但是，等我給幾個村里的人畫了象以後，就不再有人笑了，代替笑的是驚異。原來薩根人可以跟攝影師競爭——這是個驚人的發現。我在薩根度過了冬天和一九四七年的春天。那時候我的同村人知道了我另外一種職業（老康巴叫我做抄寫員，而且很引以為榮）。

但是目前要講的不是我，而是春天，薩根的春天。

二

我們的故事開始的那一天，在薩根是個有太陽的明朗的日子。三月快要完了，和暖的空氣預告春天來得很早。水氣從地上升起。薄薄的，几乎是透明的煙霧，彌漫在山澗與山谷的上空。薄霧被氣流趕了往上升，漸漸變厚，成了一層濃霧。

在那個有着很漂亮的名稱——銀草地的獨家村上空，凝成了一朵毛茸茸的白雲。這個村子緊靠着差不多象峭壁一樣的山坡，這片雲給擋住，沒有地方可逃了，它的腹部輕輕地在高大的松樹上摩擦，散成了一片片的，隨後又合成一塊。雲隨着從鄰近山谷里沖向薩根河流域的氣流，慢慢地往東邊飄去，那時露出深藍色的天空，太陽更強烈地晒着大地。

但是在薩根村外河谷里的堅果谷獨家村里，已經是真正的春

天了。兩個村子只隔上几公里，可是相差很大！這兒的人已經開始想到泉水跟它的涼意，想到樹林的影子里去了。農民們干練地端詳着土地——是不是已經到了開始工作的时候。到了春天變得懶洋洋的狗躺在院子里打瞌睡。草綠了，一冬天聽不見的鳥聲，現在又在歌唱了。樹上的蓓蕾開放了。溫暖，真正的春天的溫暖，有力地，不可抗拒地在大地上泛濫。

但是即使太陽照着，甚至照得熱烘烘的，在三月快完的時候，泉水邊仍舊不是最宜於休息的地方。空氣里仍然含着潮氣。土地里也保藏着冬天的余寒，它潛伏在深處，就象心上陰暗的思想。泥土還沒把太陽的熱量吸進去；只有表面上的一層在騰着熱氣，三四寸以下，仍然象二月里一樣寒冷。

凱索烏·米爾巴，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年青人坐在兩村居民公用的泉水旁邊。他帶着心不在焉的樣子在刨一根棍子，顯然是消磨時間。旁邊放着一頂山里牧人戴的闊邊氈帽，還有一根粗手杖（這根手杖是幫助他那條受傷的腿的，特別是在陡峭的坡上行走）。凱索烏穿一身保護色的制服，緊緊地束着軍用的寬皮帶。那雙粗皮軍靴用山羊脂擦過，在放着光。

低低的、給綠色藤蔓纏繞着的山岩圍成一個馬蹄形，包圍着澄澈的、跟山里空氣一樣清潔的泉水。山溪就象是玻璃液鑄成的，不過刨下來的木花有時落在水面上，使水面起了許多個渦紋，一個大似一個。渦紋向四邊擴散開去，這個年青的山民就目送着它們。

現在，再過短短的一會兒，在這泉水邊，有兩個最不希望遇見的人要碰上了，他們不是仇人，可是也不能說他們是好朋友。他們彼此怀着敵意，因此疏遠了，無意中引起他們敵意的人也正向着泉水走來。事情是這樣，一個叫尼古阿拉的薩根人對一個姑娘十分愛慕，可是他覺得凱索烏·米爾巴也在追求那個姑娘，而且非常熱烈。尼古阿拉認為自己早就到了應當有一個漂亮殷勤的主婦的年

齡。正当他准备实现这些计划的当兒（尼古阿拉覺得这样）凱索烏突然出現，就象是个晴天的霹靂，把事情整个兒搞垮了！很明顯，凱索烏上前綫去以前，这两个青年人心中產生的爱情还没有冷淡。隱藏的妒忌是决定他們間关系的原因。但是还有一个原因，这是在工作关系中產生的。坦白些說，尼古阿拉認為凱索烏在覬覦主席的职位。他担心这个能干的青年終于会当选村苏維埃的領導人（这不是最最愉快的預測，这种轉变可能使村里的人低看尼古阿拉）。在凱索烏一方面說來，对于村苏維埃領導工作的方法并不贊成。而且，他似乎不打算隱瞞这个意思……

尼古阿拉小心地撥开灌木叢，往下面瞧了瞧，看看泉水，他第一个念头就是想回去。但是太晚了——凱索烏已經發現了他。沒有別的法子，只得走下去用很大方的态度來招呼凱索烏——就象薩根人說的那樣，露了露牙齒。凱索烏招呼尼古阿拉也远不能說感到什么愉快。

“热得好厉害！”尼古阿拉說，口音有些含糊。

这是个矮胖結实的中年人。臉开始在發胖，一双灵活的眼睛敏捷地在狹小的眼縫里东瞧西瞧。但是兩排潔白坚固的牙齒和滿面笑容使他臉上有了和善的表情。

尼古阿拉把一塊大手帕在水里浸湿，抹着臉和脖子。

“你在这兒干什么？”他問，一边用眼睛示意，好象他已經揭穿了凱索烏什么陰私似的。随后，他向冒出泉水來的那个窪地四周狡猾地看了看，神秘地加上一句：“我懂得……”

尼古阿拉勉強笑着。他絞干手帕又把它浸在水里。为了找点事情做，开始漂着它。

“我坐在这兒刨木棒，”凱索烏冷冷地回答，把棒扔在一边。

“你以为我瞧不見嗎？”尼古阿拉微微一笑，看着水里，他的嘴角上下地扭动着。

凱索烏注視着这个总是很快乐，总是無所用心的人玩弄溪水。尼古阿拉健康紅潤的面頰，差不多象青年人一样的活潑激怒了凱索烏，在凱索烏眼里他是个道地的懶漢。便中还得提一句，尼古阿拉一坐上村苏維埃主席的位置，他那臉上的紅潤便消失了。在办公室的四堵牆头中間，他变得又陰郁又自負。說話做事都很慎重。說不定他的心底里，認為一个优秀的獵人在办公桌子边是做不出什么事來的（尼古阿拉是个很好的獵人，这一点应当說句公平話）。至于說到他領導工作的才能，那么他爭取的只有一点：少去麻煩他几次。有人去找他問村子里事情的时候，尼古阿拉总是說“安靜跟秩序”。这情形不知是他懶惰，还是他觉得自己不很称职？这也是常有的事情。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坐在村苏維埃主席办公桌子后边的。

“薩根是什么呢？”他常常問自己。回答是：“僻处在山叢里的一塊紅土，跟熊窠差不多……”这几句話里說不定就包含着那种悲觀主义的根源，到村苏維埃來的人常常看到这种悲觀主义的表象：主席沒精打彩的臉，打破的窗玻璃，咿咿呀呀的破門……

尼古阿拉常說，他也聞过火藥氣味的。他打过三年仗，从不曾放下那管狙击兵用的步槍。刻了許多小十字的槍柄証明常常把面頰貼着它的人作战的勇敢……尼古阿拉在伏尔霍夫前綫打过仗。順便还要說一句，他在那边初次看到从高路鮑艦隊里來的陣亡的西班牙法西斯。不过前綫也有另外一种西班牙人。尼古阿拉跟一个名叫派勃洛，或者干脆叫他派夫路沙的西班牙人十分要好。这是我們偵察隊里的西班牙人。尼古阿拉常常对同鄉談起他。“他答应到薩根來看我的。”那薩根人得意地說。

精疲力竭的尼古阿拉回到家鄉，立刻当了村苏維埃的主席。“我的勛章誘惑了他們，”他老实承認。坦白些說，只有森林和森林中的居住者才能叫尼古阿拉真正地高兴——他生來就是个獵

人。要是他直到現在还在做村苏維埃主席而且村里的居民对他不采取激烈的办法的話，那得感謝从旁帮助他的人。他們——这些人——領導着村子里的事情，而且象把村苏維埃主席攔在波浪上那样，冲着他往前去了。尼古阿拉的冷淡激怒了好多人，凱索烏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有几次別人要尼古阿拉負責答复的时候，他总有办法为自己辯解。总而言之，他暂时还在混着……

凱索烏不知講什么才好，就問問打獵的情形。

“現在大約是打獵的好時光吧，”他說。

“好時光？”尼古阿拉吹了声口哨。“你不瞧見鷹往哪兒飛嗎？不，現在樹林里沒有事情好做……”

尼古阿拉在草上躺下，头枕在手上。話又談不下去了。凱索烏對大手表瞧了一眼，这只手表是作战的紀念品。

“你有要緊事情嗎？”尼古阿拉問。“还是等什么人呢？”

“你怎么想到的？”

“喂，究竟怎么样呀？……”那兩只含着譏笑的小眼睛瞧着凱索烏。

這個問題激惱了青年人。他驀地站起身來，把腰里的皮帶收緊些。

“听我說，”尼古阿拉講。“也許你在等一个姑娘吧……这样我就走……”

凱索烏臉紅起來。他裝出憤慨的模樣，正因为那句話說中了他的心病。

“算了，我是开玩笑的……”尼古阿拉用手帕拍着水。“有什么办法，凱索烏？我們都是人……”

不，他干嗎別有用心地瞧着凱索烏？干嗎他不走？

从早就温暖着凱索烏的心的粉紅色的光輝，現在把地位讓給烏云一样的黑影，这青年人的心跳得又响又快，在告訴他这件事情。

“別人想到上這兒來有什麼希罕！”凱索烏喃喃地說。“你總不能禁止別人來打水。”

“不禁止！不禁止！”尼古阿拉曼聲唱着，又哈哈地笑起來。他把手帕絞干後說：“好，算數！我就走……”

不過這當兒灌木又响起來，一個姑娘走到泉水邊來了。

卡瑪（這姑娘名字叫卡瑪）給意料不到的情況怔住，好像一只吃驚的羚羊（這是薩根講故事的人獨創的譬喻）。她看見兩個穿着軍裝的男子，不好意思起來。不過薩根也象世界上旁的地方一樣，姑娘們很會巧妙地掩飾自己的思想。

卡瑪緩緩地走到水邊去，她感到兩對眼睛交叉的目光盯住了她，她隨便地把鮮艷的头巾整了整，把那粘土罐子捧得方便些。她瞧着腳下邊，溫文地低垂着眼臉。

有一種內部的聲音告訴卡瑪：“站住！”這毫無疑問是預感到危險的本能。這塊騰着血腥氣的地方似乎隱藏着危機，因為這泉水附近從來就是情人們秘密約會的所在，常常成為決鬥的場所（薩根一向不缺少妒忌的人）。

凱索烏皺起眉頭站在那兒，尼古阿拉譏諷地笑着——這些情形使姑娘想到這兩個男人在吵架。

“好得很！”尼古阿拉大聲嚷着。“喂，好象是約定的了。”

“約定的又怎麼樣呢？”姑娘狡猾地說，嫵媚地仰起頭，露出雪白的牙齒。

凱索烏裝出不相干的样子。

“尼古阿拉認為我們約定在這兒見面的……”他說。

“就算約定的又怎麼呢？”卡瑪伶俐地把辮子甩到背後去。“難道有人認為跟我約會是丟臉的事嗎？”

“凱索烏大約有別的想法，”尼古阿拉喃喃地說。

“我？為什麼有別的想法？”

“我不知道。”尼古阿拉把手帕藏在很大的褲子袋里。“唉，青年人，青年人！我看出你們兩個多么尷尬了。喂，凱索烏：玩笑是玩笑，正經是正經。明天到蘇維埃來，有事情要談。快要春天了——明白嗎？”

他奔上小丘，走開去以前，又別有用意般的說：

“你們明白嗎，春天了！”

他說着向樹叢里跑去，象游泳的人連奔帶竄地跳進水里去一樣。

三

凱索烏跟卡瑪好象獨自留在房門被人憤憤地關上的房里。就象通常在这种情形下那樣，不能一下子集中思想。

卡瑪把粘土罐子擱在地上，開始用沙去擦熏黑的、很高的罐壁。

凱索烏用棒在沙上畫着花紋。

“你方才多窘，”卡瑪說，也不望他。

“我？”

“你。”

“我有什麼事情要窘？”

“我不知道。也許你為了我在不好意思吧。”

“卡瑪！”凱索烏向着姑娘走了一步。

“別走過來，”她連忙關照他，“他會偷看的。”

凱索烏擡起嘴。她又可憐他起來，在他旁邊坐下，把他的大手握在自己手里。

“你在想什麼？”

她撫摸着他的手，凝望着他的眼睛。他看見她熱情洋溢的眸

子就在極近的近处，不过無法用柔情來回答她的愛撫。

“他喜欢你，”他好不容易說出這句話。

卡瑪勾住他的脖子，嘴唇触到他的耳朵，悄悄地說：

“可是我爱你……”

凱索烏固執地說下去：

“很明顯，他愛上了……”

“每个人都有恋爱的自由……”

“說不定他的希望也有根据吧？”

“你多傻，”姑娘悄悄地說，溫柔地靠近愛人。“我們忘掉他吧！”她快乐地想：“你妒忌得象魔鬼了。”

可是這當兒“魔鬼”偷偷地瞧着她，覺得自己有些可笑。怎样才能脫離這種不自然的情況而不損害男子的尊嚴呢？

从前，薩根的男子在山里是以殘酷的妒忌出名的，女人則柔順而軟弱。不过自从薩根开办了一个学校，自从派來一个教师，一个医生，一个獸医之后，已經有好些时光了。薩根向來沒有報紙，可是忽然有報紙送到這一帶地方來。在不知不觉中薩根人的性格起了变化。举个例，他們發覺男人开始企圖討好愛人，可是女人变得苛刻起來，而且在婚姻問題方面有了独立的見解，这使他們大为驚异。薩根人自然而然地对自己的情敌变得更能容忍。有些人自認是道地的薩根人，就象橡樹的根那样深入土地，看見當地人的見解和生活習慣改变，不覺大大地吃驚。偶然也有人出來保衛傳統，采取激烈的手段，企圖捍衛老祖宗的風俗，不过除掉招些不愉快以外，一点沒有結果——他做了个大傻瓜，因为生活正在大踏步前進呢。不过尽管这样，有些薩根人个性坚强，仍旧不容易向變易屈服。目前不就有例子嗎？这凱索烏就是个倔强的山民。他很懂得——他現在是錯了，可是無論怎样不肯坦白承認……于是凱索烏裝出腿上的伤处痠痛的模樣。……